

现代戏剧创作丛书 · 中国戏剧出版社

宋之的著

五幕话剧

雾重庆

内 容 提 要

五幕话剧《雾重庆》是剧作家宋之的的代表作之一，它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群流亡青年的悲惨遭遇，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林卷好、林家棣、沙大千、老艾、苔莉等，原都是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他们流浪到所谓战时首都重庆，在这个腐败的社会里，挣扎着，搏斗着，有的走上了抗日前线，有的被社会所吞噬，有的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变成了社会的渣滓。剧本告诉观众，在发了霉的社会里，即使是纯洁的青年，如果意志不坚定，也会沾上旧社会的毒菌，腐蚀了灵魂。

雾 重 庆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 5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永乐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6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7}{8}$

1957 年 5 月第 1 版 1980 年 11 月第 5 次印刷

书号: 8069·81

定价: 0.33 元

人 物

林卷好——女性，二十四岁，北平C大学的学生，事变后逃到南方来的。

沙大千——林卷好的爱人，二十六岁，也是北平C大学的学生。

老 艾——二十九岁，一个没有名望的作家。

徐 曼——即苔莉，二十三岁，老艾过去的爱人，林卷好大学一年级的同学。

万世修——二十七岁，沙大千的同乡，也是中学时代的同学。

林家棣——十九岁，林卷好的妹妹。

袁慕容——三十六岁，一个官吏。

赵 肃——四十五岁，难民。

赵 氏——即二太太，四十一岁，赵肃妻。

顾客甲

顾客乙

医 生

看 护

男 僕

送信人



設計者：刘一民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布景：在重庆，有許多房子的構造，因为街道的坎坷，是頗为別致的。特別是沿馬路上，以为是三層的楼房，其实三層楼底下，却还有兩層。但又不是地下室，是由于山勢的高低建筑的。

現在在舞台上的，就是这么一間屋子。这屋子也算是二層楼，其实是和上海街堂房子的閣楼差不多的。这二層楼和大街上的馬路平行，因之，有一小塊窗子是开在馬路边上，不时有煤灰，甚至行路人的痰吐进来。透过那小窗，可以看見馬路上急遽的行人的脚。

另外兩扇窗开在屋子的左角，向着街堂的台阶。人們从那台阶上上下下，到馬路上去，或者到底下来。这台阶很狹，而且很暗。我們舞台上这屋子，几乎一年到头

都見不到陽光，倒是有時候，霧會從那兒輾轉地湧進來，使得本來已經陰暗的屋子裏，更顯得潮濕。——這屋子是陰暗而且潮濕的，甚至連牆上都大胆地滴着水。

開幕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屋裏很靜，街上很雜。夜的重慶正在活躍。屋子裏沒點燈，只借了路燈的幽光顯出一點兒輪廓。台階的窗子外面，兩個抬轎子的剛剛走過，一面嘴里叨咕着他們的術語，像：“抬頭望！”

“高山上！”“哦，滑的很哪！”“抬的穩嗎？”“左手，左手！”仿佛有一個人故意地走在右手，有了小小的爭執，而終於是在一句“先人哪！”的口头語裏，各自走散了。

一個人走進了這個黑暗而且孤寂的屋子，頭髮很長，有點蓬亂，戴一付近視眼鏡，穿的很壞，走路很遲緩，但卻並不萎縮，自然有一種神氣。他顯然是一位熟客，看見屋子裏沒有人，就把手裏的東西放在桌子上，擦了一根洋火，借了火柴的光，他周圍看了一眼，便急忙地走到電燈開關的地方，扭亮了電燈。

屋子裏空空落落的。

沒有床，鋪蓋就鋪在地上。一個皮箱躲在鋪蓋的後面，開了蓋，翻得亂七八糟的。唯一的點綴是一張竹制的方桌，卻只有一個矮腳的凳子，用麻繩綁了放在一端；另一端，一只箱子豎在那裏，上面且鋪了點什麼，想來也是當凳子用的。

桌子上有幾本破書，和碗、筷等堆在一起。

一個女人跟了進來。

赵 氏 （吃惊地）啊……你？

老 艾 我姓艾，常常来的！

赵 氏 我还以为林小姐回来了呢！

老 艾 我没有想到他们全不在家。

赵 氏 林小姐是下午才出门的。（仿佛讲着一件秘密似的）
一位坐汽车的小姐来看过她呢！

老 艾 坐汽车的？！（他略微想了一想。）

赵 氏 顶体面的小姐！

老 艾 唔！

赵 氏 （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这是林小姐的信。

老 艾 请你放在桌子上吧！

赵 氏 （殷勤地）您要是渴了，楼下茶炉上有开水。

老 艾 谢谢你。

赵氏把信放在桌子上，觉得无话可说，预备走了。

林卷好回来了。

林 卷 好 （显然是跑了很多的路，兴奋，却不免有点疲乏）

老艾！

老 艾 回来了！

赵 氏 （急忙地）林小姐，您的信！

林 卷 好 谢谢你，二太太。（把信拆开来读，但是读到中间，仿佛很不高兴）真见他的鬼了……哦，二太太，坐吧！（依旧读信。）

赵 氏 坐不住哇，里里外外，就要我一个人，哪儿还有坐的工夫呢！林小姐，是家信吗？

林卷好 現在哪兒還有家信呢！（對老艾）家棣的信。

（遞了一頁在老艾手里。）

老艾 唔！

趙氏 （搭訕着）這年頭哇，真是作孽！像小少爺，活蹦亂跳的，說聲病，怎麼就死咧！

林卷好 （隨口答應）死了倒好！

趙氏 您可不能這麼說，年輕輕的，心總要往開里想。死了一個，就會生兩個的！

林卷好 再生嗎？我倒也不想！

趙氏 噓，總是前生欠了他的債，這輩子來討了！

林卷好 倒是虧了你們趙先生，也跟着忙了這兩天！……

趙氏 快別這麼說，林小姐，都在逃難，難得碰見同鄉，又住在一塊兒，這也是緣分。要不是打仗，你們在北平念大學念得好好的，怕一輩子也碰不到呢！

林卷好 總以為帶到四川，他這條小命可以保住了。誰曉得又水土不服，空氣也壞，住的地方又不干淨——早曉得這樣，在退出南京的時候，也像別人似的，丟在大江里倒干淨。

趙氏 真是末腳年，在數的難逃了。林小姐，您前幾天說的那個小飯館，什麼時候開張啊？

老艾 （抬起頭來）要開張了嗎？

林卷好 哪兒能這麼快，房子還沒有看妥呢！（把最後一頁信也遞給老艾。）

老艾 讀信。

林卷好 你看大千这个人，可是該死！准又是他写了信，
跟妹妹發牢騷了！

老 艾 她信上說要到四川来了呢！

林卷好 来受訓的。

老 艾 这个小妹妹，比我們老大哥强多了！

赵 氏 您要是真开小飯館，反正都得用人，我跟我那
当家的，去給您跑堂，掌灶，倒剛好合适。

林卷好 哪里，你二太太这么好福气！

赵 氏 得了吧，林小姐，您东家子不知道西家的事，
我这个罪可受够了。說起来呢，我們先生是他亲哥
哥，我还算他的嫂子。可是您看我里里外外，忙的
还像个人哪！洗衣服，燒飯，連尿罐都得我去倒
哇！

林卷好 哪兒，到底是住在亲弟兄的家里！

赵 氏 亲弟兄，自个兒要沒本事，連亲爹都靠不住的！

林卷好 赵先生为什么不找个事做呢？

赵 氏 他呀，在家乡办教育，已經做了科長了，倒也
滿走时的。誰知道逃到这兒来，东碰一鼻子灰，西
碰一鼻子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这么捱
下了。所以我想，这种年月，有什么法子呢，跑堂、
掌灶也是人干的，总比吃碗閑飯强。人哪，到了什
么地步，就得說什么話！

楼下一个女人怪声怪气地叫：“二嫂，二嫂！”

赵 氏 （沒好气地）来了！你看这不是又吼叫了！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我。

赵肃急上。

赵 肃 （向赵氏）叫你咧！

赵 氏 耳朵倒尖！

赵 肃 怎么？

赵 氏 不管是猫叫，还是狗叫，你总听得見。耳朵那么尖，有什么用啊！

楼下又怪声怪气地喊：“二嫂，快来呀！”

赵 氏 来咧！又不是催生，要这么急干嘛！（下。）

赵 肃 （目送赵氏下，摇头）真是丢人現世！

赵氏突然上。

赵 氏 我怎么丢人現世？我怎么丢人現世了？你說！你說！

赵 肃 （瞠目半晌）你看你这个样子吧！

赵 氏 你的样子好！你的样子好！自个兒沒長本事，养不活老婆、孩子，倒說我丢人現世了！（气嘟嘟地下。）

赵 肃 （嘆了一口長气）噫！（坐下。）

林卷好 （馬上警告）当心，那凳子腿是坏的！

赵 肃 （站起来，端詳了一会）綁了麻繩，不要紧，不要紧！（又坐下。）

老 艾 大千呢？

林卷好 他……（看看有赵肃在座，又把話咽了下去）还不

是那一套！

赵 肃 这位是……

林 卷 好 艾先生！

赵 肃 艾先生，久仰，久仰！

林 卷 好 （介 紹 着）这是同院的赵先生！

赵 肃 （搭 訕 着）艾先生，看报沒有？

老 艾 方才站在街角，看了一下大标题。

赵 肃 怎么說？

老 艾 也没什么，这些日子仿佛倒沉寂起来了。

赵 肃 就是这沉寂里头，才有文章呢！

林 卷 好 啊？！

赵 肃 街上的謠言很多，听說是英大使就要来了！

老 艾 干什么？

赵 肃 （用着講秘密的口气）調解，說是要和呢！

林 卷 好 （嘲諷地）又是茶館里听来的嗎？

赵 肃 茶館里的消息，比报纸灵通多了！

老 艾 （沒好臉色地）那才怪呢！

赵 肃 条件据說已相当接近了。东三省租借三十年，
敌人無条件地退兵，双方都不賠款。

林 卷 好 怕沒这么方便吧！

赵 肃 真的！是日本人提的条件。現在只差着一点，
說是前方的軍事將領不答应，他們是想把日本人赶
到海里去的！

老 艾 唔！

赵 肃 艾先生，你以为怎么样？我看是和了也好。第一呢，武汉、广州都失掉了，再打也没有趣味；第二，凭良心讲，条件也不算苛刻；第三……第三……

老 艾 据我看，这都是梦想！

赵 肃 怎么梦想？千真万确！鬼子也支持不了了。第一是游击队就叫他受不了，我们家乡那小地方，也起了游击队了。上个月，家乡的一个把兄弟写信来，说他做了司令了。他希望我回去帮他的忙。那自然哪，我早先在地方上办教育，很有点儿力量，我要是回去准保有办法。可是第一，路途遥远，这笔旅费难筹；第二，孩子、老婆丢在四川也不放心；第三……第三……

林 卷 好 第三又怕有危险，是不是？赵先生！

赵 肃 哪里，哪里，哈哈！所以我想还是在四川找点小事将就就算了。

楼下又是那女人怪声怪气地叫：“二伯，二伯！”

赵 肃 （急站起）真是钉屁虫，连一会儿都不放松的！来咧，来咧！（走到门口碰见了万世修。）

万世修上。万世修虽然也还年轻，可已经蓄了小髭，穿长袍马褂，走起路来，像个小绅士似的。

赵 肃 你找谁？

万世修 我找姓沙的。

赵 肃 沙太太，朋友找！（下。）

林卷好 （迎了兩步）啊，老万！

万世修 （滿面春風）少見，少見！哈，老艾！（急忙跑上前握手。）

老艾 （冷冷地望着赵肃下場的地方）真是個寶貝！

万世修 寶貝？

林卷好 他是講那個姓赵的，其實人倒還好的！

老艾 坏就坏在这“还好”上，不坏也不好；索性坏出个样兒来，倒也容易甄別了！

万世修 （快活地笑）哈哈！老艾真行，不愧人家都管你叫艾嘸子！这两天看报沒有？

老艾不語。

林卷好 也在茶館里听到了什么消息嗎？

万世修 我現在住在重庆大飯店，好久不坐茶館了。

林卷好 重庆大飯店？

万世修 三〇三号！（从袖中拿出一卷报来）这是我登的广告。

林卷好 干嘛？

万世修 你看哪，这兒，这兒！

林卷好 （讀）“活神仙万世修批命論相！”（奇怪地望着万世修。）

万世修 活神仙是我的別号！

老艾 你怎么会是活神仙？

万世修 馬馬虎虎，認真干嘛呢！

林卷好 （讀）“預告：敌机今日不来！”

万世修 这是我的一点小噱头，显点本领给人家看的；
就像唱戏的似的，还没亮相，先来句倒板，吊吊观众的胃口！

林卷好 （诚恳，却不免有点忧伤）你 怎么想到了这一行呢？

万世修 一句话，要吃饭！

林卷好 难道我们为了要吃饭才活着吗？

万世修 可是不吃饭也活不了哇！小姐！

老艾 吃饭并不是目的！

万世修 我也晓得这不是目的。可是我文不能执笔，武不能端枪；抗日固然没份，救国也需要才学，心里一烦，得，给人看看相，吃碗现成饭得了，好在是大家还需要。

老艾 谁需要？

万世修 自然是你不需要，我也不需要。有人需要。比方想升官的，想发财的，想恋爱的，想谋事的，丢了钱的，丢了人的，想爹妈的，想子女的，想老婆的，想男人的，就都需要。逃难到重庆，想碰运气的多得很呢！比方卷好，不就计划着开小饭馆吗？

林卷好 我是不想碰运气的。我想，既然逃到重庆来了，就不能这么白瞪着两眼闲着，总要想法子活下去。要是生活不成问题，就该做点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工作。

万世修 这是你的理想。我呢，头脑简单，也没有什么

希望。既不像你似的，想做更有意义的工作；也比不得老艾，可以到前方去搜集材料，写文章，我诚心诚意地敬祝你们成功！也诚心诚意地请你们两位帮帮我的忙！

林卷好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呢？

万世修 听我说呀，我的看相，有个规矩。起课一元，看相三元，细批八字另议；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两点至五点，五个钟头，只相二十号，多一个不相，过了钟点不相。头三天，我想请老同学们都去给我捧场！

林卷好 我是不要看命的，况且也没有钱！

万世修 又不要你看相，也不要你花钱，只要你给我捧捧场。头三天，二十号有多没少，叫人家看看热闹。

老艾 这种骗人的事，我不干！

万世修 又来了，老艾，这种年头，何必认真呢！秦叔宝那么英雄，困在济南城里，也不得不受店小二的欺负，何况我们！比方说徐曼吧……

林卷好 徐曼？

万世修 对咧，我们的老同学徐曼，现在改了名字，叫做苔莉小姐了。你想，她当初死了爹妈，要是像你这么认真，这世界还有她的份？怕早就饿死了！

老艾 算了吧，算了吧！

万世修 幸亏她想的开，摇身一变，马上就是上海的名舞女，四川的交际花。现在跟袁主任打的火热，出

入都是汽車呢！（看看情形不对）哦，对不起，提起徐曼，伤了你的心了。

老 艾 （冷笑）哼！

万世修 那么，一定捧场！我要走了，大千回来，替我约一下吧。再见，不送，不送！

林卷好 （送了两步）再见！

万世修下。

林卷好 （温柔地）老艾，你——比方说，有时候也还想到徐曼吗？

老 艾 不，早忘了！

林卷好 （半晌）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老 艾 我？唔！

林卷好 我想她就不会。她要看见你病成这个样子，不晓得会怎么伤心呢！

老 艾 卷好！

林卷好无语。

老 艾 不提她吧，隔了这几年，大家都变了。怎么，大千还不回来？

林卷好 准又是去办磕头外交了！磕来磕去，结果是一个铜板也磕不来。他近来牢骚多的很，考空军没考上，孩子又死了，又没有钱，又没有事情做……

沙大千上。

林卷好 嗨，外交家回来了，老万刚刚走！

沙大千 我在门口碰到了，这家伙，又在捣鬼！

林卷好 怎么样？外交家？

沙大千 （从怀里掏出兩毛錢另十个銅板）兩毛錢另十个銅板！（嘩唧一声，拋在桌子上。）

林卷好 （在沙大千一下子坐下去的时候，她警戒地喊）当心！椅子腿！

沙大千搖了几搖，又站起来了。

林卷好 （埋怨地）你看，老是这么大手大脚的！

沙大千 （抓起桌子上的信）信？誰的？

林卷好 你还問呢！

沙大千 哦，是家棣的！

林卷好 是家棣的！——大千，你写信給她的时候，講了些什麼鬼話？

沙大千 （忙着在讀信）沒什麼……沒什麼……

林卷好 沒什麼？不見得！准是又發牢騷，說是快活不下去了！

沙大千 （随口答着）我不过是告訴她，逃到后方来，倒更气悶了！

林卷好 这已經够了。你准是告訴她，我們住的怎么坏，吃的怎么坏，也沒有适宜的工作做，除了逛馬路，就在屋子里嘆气；老艾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了，他沒有好的营养……

沙大千 （抬起头来）老臍咕，老臍咕，倒像你看过的，你又犯了臍咕的病了！

林卷好 （激动地）还有，在你写信的时候，孩子不是

好好的嗎？你怎么倒咒他死了呢？

沙大千 我，沒有！

林卷好 那家棣怎么就曉得孩子会死呢？

沙大千 （想了半天）哦，那是她把我的牢騷当成眞話了。我写到我們这穷困的生活，就信口写了几句，我說：“我的身体慢慢瘦下去了，卷好也病得很严重”——那时候你正伤風——“小孩子怕快死了！”

林卷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沙大千 沒有意思，不过文章做到那里，就不得不渲染一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誰叫她認真呢！

林卷好 你什么不好說，怎么咒孩子死？現在孩子当真死了，你总称心如願了吧？

老艾 算了吧！卷好，事情已經做了，說有什么用呢！

林卷好 不，老艾，事是很小，可是影响很大。家棣那孩子不曉得怎么想呢！看她来信的口气，仿佛很悲觀。你想，她在前方，工作得好好的，我們留在后方，不能鼓励她，帮助她，反而去向她澆冷水，这應該的嗎？

沙大千 要是能夠，我很想給她澆盆热水。我很想告訴她，我們生活的都很好，完全陶醉在抗战的激流里了，叫她高兴高兴。可是不能够！事实不是那样子，事实是我們在受苦！

林卷好 在当初喊打的时候，你就該准备吃苦的。